

中外法制
微型小说选



学林出版社

中外法制 微型小说选

倪 平 编 选

学 林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宋一鸣

封面设计：应黎声

中外法制微型小说选 倪平编选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第二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64 印张 3.75 插页 0 字数 13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80510-404-Z/G·80 定价：1.35元

序

江曾培

倪平同志编成《中外法制微型小说》一书，要我作序。“序”者，按《辞海》的诠释，是要“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並有着“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对此，我作不了，也作不好，但我很乐意就此书说几句感想式的话。因为，我颇钟情微型小说，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文学样式。虽然，微型小说(小小说)在我国是“古已有之”，而且出现过像《聊斋志异》这样杰出的作品，但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它却比较萧疏，影响甚微，不成“气候”，这与同期的日、匈、美、德等匡微型小说的蓬勃发展，形成一个明显的差距。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加速，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微型小说在我国呈现崛起之势。先是一家文学刊物特闢专栏连续发表这样作品，摇曳出“一枝红杏”，很快地，全国就有几百家报刊经常发表微型作品，铺染出“满园特色”的景象。在此基础上，有两家微型小说选刊先后创刊，随后又有了微型小说选本的出版。关于微型小说选本，始初都是综合性的作品选，为多

人合集。除此以外，就是大量介绍海外作品的选本，如外国微型小说选，港台微型小说选，海外华人微型小说选。去年，出现了二个新的现象：一是我国第一本个人微型小说集出版，即邓开善的《太阳鸟》；二是开始有了专题性的微型小说选，即《讽刺微型小说60篇》。无疑，这反映了我国微型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与深化。现在，倪平编选的《中外法制微型小说》，进而表明微型小说创作之活跃，内容之丰富，触及生活面之广阔，质量之提高，已提供了条件，可以按题材分门别类编选了。倪平首先迈出的“法制”这一步，会启发有心人走第二步、第三步：“道德”的、“爱情”的、“哲理”的，等等。

微型小说的急迫发展，各种各样微型小说选本的诞生，已使微型小说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并列，共同组成小说的“四大家族”。虽然微型这一族，较之长、中、短来说，目前仍显得“人丁不旺”，势薄力单，但它毕竟是一个“家族”，有着自己的独立品格。八十年代初，当微型小说开始勃兴，“风起于青苹之末”的时候，我即写了一篇《微型小说初论》鼓吹它，但由于当时微型小说的发展程度不够，在这篇文章中，我把微型小说看作是短篇小说的一支。我说：“如国外所称呼的，是‘超短篇’、‘极短篇’，因此，它的特点也就从属于短篇小说的特点，但表现得更精粹、更单纯、更洗炼。”目前有些同志仍沿用这一看

法，我则已觉察这种认识是欠准确的。微型小说有着自己的审美特征，有着作为一种独立文学样式的属性，尽管它接近短篇小说，但并非“短篇小说的一支”。正因为这样，它才显出那么大的生命力，才能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中外法制微型小说》的出版，进一步在这方面作了佐证。

面对这本微型小说选，我所以乐意说几句，还因为我高兴地看到，热心微型小说的人越来越多了。微型小说的发展势头虽然不错，但由于“人丁不旺”，根基较浅，亟需众多的有志之士来关心它、扶植它、提高它。我曾说过，任何一种文学品种，如果没有相应的“专业”队伍，没有那么一些人，为它朝思暮想，鞠躬尽瘁，是难于形成自己的力量与独立品格的。目前，微型小说数量不少，但上乘之作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献身于它的“专家”甚少，多系“逢场作戏”的“匆匆过客”。倪平同志系年轻的大学教师，倾心于微型小说的研究，她的辛劳与智慧必将有助于微型小说质量的提高。听说，《小说界》、《解放日报》、《文学报》、《北京晚报》、《天津文学》、《小说报》以及《微型小说选刊》几家热心微型小说的报刊，正在筹划发起组织“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希望它能早日建立起来，以便将有志于微型小说创作、研究的“专家”组织起来，更好地推动微型小说的发展。

说到《中外法制微型小说》本身，我以为编选得也

是比较精当的。从法制内容来看，作案人、受害人、办案人等各种人物的生态与心态，在六十余篇作品中，分别有着生动而独特的显现。从作品风格上看，着重刻画性格的，旨在宣泄理念的，运用象征寓言的，应有尽有。从创作手法上看，新颖的想象，完整的结构，意外的结尾，在不少篇什中有精彩呈现。读这个选集，既可受到法制思想的启迪，又可领略“微雕艺术”的魅力。稍有不同意见的是，有几篇作品长达三千字以上，似不属于微型小说之列。规范微型小说，当然首先依据的是它的艺术特征，但在字数上，也大致要有一个度。在我看来，它的上限一般以千字左右为宜。如果三千多字还称微型小说，不仅有悖于微型小说“纸短情长”的艺术上高度浓缩的特长，而且也垫高了短篇小说的字数基础，助长“短篇不短”的毛病。这点，不知倪平同志以为然否？

1989年8月31日

目 录

序	江 曾 培
惯性	张 晶 (1)
“义气”	洪 生 (3)
复仇	王 杰 (6)
月缺月圆	谢少鹏 (10)
十五年后	刘 举 (13)
幽会	韩石山 (17)
失落者	夏建国 (21)
宽容	李肖波 (23)
叶落归根	纛 畅 (26)
糖葫芦，酸，甜	刘献武 (30)
正常	白小易 (32)
可怕的笑	张明轩 (34)
角度	濮本林 (37)
警察署	展 光 (39)
红灯绿灯黄灯	任凌喜 (44)
唉，那个黄毛丫头	丰 光 (47)
英雄妻子之死	张兴华 (51)

奇妙的警棍·····	木 桦 (55)
万能事例·····	史 霄 (58)
第二枪·····	林 荫 (60)
路遇·····	施新土 吴春荣 (64)
神奇的绳子·····	朱士奇 (67)
逃犯·····	杨 絮 (70)
残缺的“天使”·····	王少华 (73)
藏在斗篷底下的买卖·····	冯 骏 (76)
我是一个兵·····	刘兆林 (81)
夜间“的士”·····	鲍 昌 (84)
飞碟·····	于宗信 (88)
枪·····	林双不 (90)
抢劫犯·····	谭 杰 (93)
初试锋芒·····	唐 宇 (96)
梦窃·····	肖显志 (99)
熄灯一分钟·····	吉万玉 (103)
迷路·····	杨慎绚 (105)
忏悔·····	吕 品 (107)
积案·····	周绳祖 (109)
杀人的君子兰·····	木 桦 (114)
明天离婚·····	李长沅 (118)
红雨·····	楼震旦 (120)
夫妇的忏悔·····	龙爱喜 (123)
追捕·····	沈晓铮 (125)

上钩·····	〔美〕G·亚历山大	(130)
女人不可信·····	〔美〕维克托·坎宁	(134)
谍报人员须知·····	〔美〕贝内特·塞尔夫	(141)
二十年以后·····	〔美〕欧·亨利	(142)
雪夜出诊·····	〔美〕比利·罗斯	(147)
遗产·····	〔美〕欧·亨利	(150)
飞坠而过的年轻人·····	〔美〕亚卡迪·亚弗琴柯	(156)
夜半来客·····	〔美〕罗伯特·亚瑟	(161)
共进晚餐·····	〔美〕克里斯托弗·莫利	(166)
与一个窃车贼的通信·····	〔联邦德国〕奥托·内尔比	(171)
第一位委托人·····	〔联邦德国〕威吉兰兹	(176)
深夜来客·····	〔联邦德国〕克劳斯·弥勒	(178)
一报还一报·····	〔乌拉圭〕马·贝内德	(182)
花园余影·····	〔比利时〕久里奥·科塔扎	(186)
骗子手·····	〔印度〕伊尔塞·兰达瓦	(189)
犯罪的英雄·····	〔法〕维·德·里·亚当	(195)
临死服毒·····	〔日〕星新一	(200)
日本怪盗·····	〔日〕星新一	(205)
黑海暗声·····	〔日〕生岛治郎	(209)
啄木鸟计划·····	〔日〕星新一	(212)
埃米尔的欲望·····	〔日〕成松良一	(215)
玫瑰色的罪恶·····	〔日〕山川方夫	(220)
强盗的苦恼·····	〔日〕星新一	(226)
编后记·····		(231)

惯 性

张 晶

“警官，我……该死。”

预审室里，他诚恳地诅咒自己。

几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甚至更久远以前，警官就是这样坐在他对面。最初，还要问问姓名、年龄什么的，后来，这一切便省略了。他了解他，就象他了解他一样。于是，他也就没了要问的，他也就没了可说的。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只有一个毛病：偷。

他偷人家的钱，偷人家不经意放在一边的任何东西，他尤其热衷于偷那些放得隐蔽，干起来技术性较强的东西。比如，有些孩子的妈妈们将尿布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精致小包的最底层，遇到这样的活，他就格外兴奋，周身象通了电一样，脑门都是一阵发亮。

当然，当他在偷某些被人们视为贵重的东西时——实际上，他并不把那些东西按贵重或不贵重来划分，他只把他们看成是有劲的或是没劲的——一旦出了麻烦，就会被送到警官那里。而警官先生则依那东西的贵重程度来决定对他的处罚。有时，因那东西实

在谈不上贵重，也就没法把他送进铁丝网里去。

这一次，也存在着这种程度不够的问题。

那是在男浴池里。

他看见那人诡诡地把什么东西塞在一条裤子里边的裤子里，然后又诡诡地四处一望，窜进浴池。顿时，他的偷窃欲望被刺激了出来，干脆放弃了洗浴，就那样光着身子匍匐地弄开了那箱锁，偷出了那被诡诡地藏进去的宝物，一只缎面的小盒，里面放着一颗心形链坠，还有一张纸，写着：我把心献给你。

可是不巧，那人惦记着这颗送给妻子以外女人的链坠，很快就从浴池里爬了上来，就那么水淋淋地抓住了他。

遗憾的是那颗心形链坠是塑料的。

警官告诉他：他已属屡教不改了，要判重刑的。

他哭了，他实际上对自己的恶习痛心疾首，他发誓要改了它，一定改了它，否则他就去死。

警官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反正不过是颗塑料链坠，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走了。

警官按铃叫进另一个犯人。

姓名、年龄……噢，一直握在手里的钢笔怎么不见了？

警官懊悔放走了他。

——选自《芒种》

“义 气”

洪 生

总经理室的那扇门，在未获通报前，猛地被人推开了。凸眼陈眉头紧蹙，正欲出声吆喝，可视线与来人一接触，却愣住了，只一阵子，热诚的笑意便前呼后拥地挤满脸庞。他三步并做两步，迎了上来。

“哦！是老二，几时出来？唉，我生意太忙，都给忘了，没去接你，真是，真是。”凸眼陈边说边招呼老二往沙发上坐。

老二颊上的刀疤抖了抖，冷冷地说：“难得你还记得！这几年你发了。”

“哪里哪里，混混罢了，只不过不再走黑道，安份守己，做点小生意嘛！”

“嘿嘿！小生意？”老二环顾四周，“单这个总经理室的派头就够吓人了。”

凸眼陈正待解释，但即刻被老二制住。“闲话不必多说。我也不怪你，当日事发后你一走了之，让我一人承担去坐牢。我今天来，只想拿我那一份钱，拿了就走。你也不用怕，以后我也不会来打搅你这个社会名流。”

“老二就是老二，还是那么爽快，一点没改。”凸眼陈拚命打哈哈。“那时你被捕后，我四处奔走，上下塞钱，别说你那份，连我的都贴上呢！”

老二霍地立了起来，手上早已多了一把枪。“你他妈的，如果能替我找高明的辩护律师，我也不必坐这么长的牢了。”

“老二，你坐下，你听我说，你就是这般火烫卵。”凸眼陈仍是笑脸相迎。“我凸眼陈为人，别人不知道，你老二不该不知道，我有饭吃，绝不让我的兄弟喝粥。你放心，要多少，开口好了，何必动刀动枪。”

老二收起手枪，脸色和缓多了，他说：“话由你说，但我只想要回我那份，多我也不要。不过，我要现钞！”

“好！好！”凸眼陈诺诺连声。“我身边没这么多，我差人去银行提，你坐一下，好吗？”

老二点首。凸眼陈开了支票，按铃叫王秘书进来，叫他去银行走一趟，并顺便带三瓶酒来。然后又过来招呼老二，与他叙起旧来。

不多久，王秘书拎着一个皮箱进来，在二人面前打开，里面尽是钞票。老二也不点数，提起皮箱，拉开门，便要出去。没想到两把枪顶着他的两边腋下，跟着一个手铐啷啷一声便扣了上去。

老二被押走前，正来得及听王秘书解谜：

“总经理从不喝酒，谁都知道。忽然要买三瓶酒，

我就觉得怪。再看看那张支票，签名样式不一样，我便明白，你是受了敲诈，要我打 999 了。”

——选自《华文文学》

复 仇

王 杰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清晨。日本广岛。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静静地躺在公园的长椅上，他是经常来这里散步的。开始，人们以为他累了，当吉泽警长火速赶到现场时，邻近的人才后悔起自己的疏忽，不禁对报案者产生敬佩之意。老人胸部挨了致命的一刀，他离去时好象没有一丝痛苦，深皱的脸庞安详、怡然。

助手很快向吉泽警长报来可能对破案有帮助的或者根本没有帮助的材料：被害人石井彦德，六十六岁，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嗜好烈酒，当过兵，曾在长崎经营过餐馆；近期有情人来约会；为财产与邻居动过手；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欠他一笔卖房屋的款；一位作家曾来采访过他；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仍在……

死者的后事，警长打算亲手办，完全出自怜悯。老人很孤独，孑然一身，日子过得凄惨。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中午。离广岛二十公里的农舍，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件：死者是与对方搏斗过的，可以断定，凶手要年小他几岁。刀子先是从背后戳进去的，刀锋将被害者的腹、胸、肠来了个一古脑

儿，完全是出于发泄仇恨。

吉泽警长运用各种手段，及时地收集到发生这起案件的蛛丝马迹：川岛芳夫，六十八岁，四十岁以前是位蹩脚的相扑运动员，成绩甚差，历次较重大比赛均无好的名次；五十岁以后任过教练；O型血，曾被毒蛇咬伤过，右臂比左臂明显的长，爱睡午觉；参加过侵华战争；有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贩运海洛因两次，但没案发；两个儿子年前双双得知不属川岛亲生，近日因赡养费问题又发生口角；一位日侨作家来会晤过，那是去年的事；据继子讲，昨天父亲家中丢失了一只金表……

吉泽警长指示助手，在海洛因上作文章。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傍晚。市中心一座医院的无影灯下，长野再也没醒过来。尽管发现得早，抢救又及时，可那刀口太深了。

长野作为本院一名高明的外科医生，颇受各界人士的敬重。只是近年来身体日趋衰朽，几种难缠的病纷至沓来，才迫使他住进医院。查出那种不治之症之后，友好的同行们悄悄地通知了长野的家属。他竟没有丝毫察觉，以为不久将会大病痊愈，还有好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干呢。

自杀已排除，他杀成定论。敢对一位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老人下手，案犯必有他的必然性、特殊性和复杂性。